

左傳

十八

漢書門			
四	三	二	一
八九	七八	六七	五六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四	三	二	一
八九	七八	六七	五六
號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899
冊數	30 (18)
函號	274 128

春秋一考



春秋經傳集解襄五第十八

杜氏

盡二十八年

漢章大庫

章帝御印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

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

別二十五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

盟秦伯車如晉涖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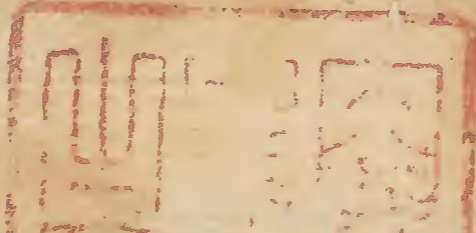
伯車秦伯之弟鍼也成而不結

固也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

君剽衛孫林入于戚以叛

衍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



也為致復其位曰復歸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名與不名傳無

義例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吳荀公會晉人鄭良

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卿會公侯皆應與方責宋向戌後期故書良霄

以駭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曾公貶之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

男甯卒于楚未同盟而赴以名冬楚子蔡侯陳侯伐

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夷義

歲之成叔向命召行人子負欲使若行人子朱

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次當行三云叔向不應子朱

怒曰班爵同同為大夫何以黜朱於朝黜退也撫劍

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

幸而集集成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負道

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

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褰裳也人救之平公曰晉

其庶乎庶幾於治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

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不心競為不忠而撫劍拂衣

務德而爭善爭謂所行為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私欲

後則公義廢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已辭辭不

敬妣強命之敬妣獻公及子鮮之母對曰君無信臣懼

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

與甯喜言言復國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

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

於敬妣不得止命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及政由

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

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殺蘧獻公瑗走從近關出

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

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弑剽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

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甯喜也受命在

二十年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遂見公

於夷儀及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而

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猶如故若不

已死無日矣也止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

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多不過

亡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

聘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之子二月庚寅甯喜

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

弱攻甯子出舍於郊欲伯國死孫氏夜哭國

入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

及大子角子叔衛侯剽言書曰甯喜弑其君

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嫌受父命納舊君無罪故發之孫林父

以戚如晉以邑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

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

祿以周旋戮也林父事剽而衍入義可以退唯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

之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

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大夫逆於

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

於門者頷之而已頷搖其頭言公至使讓大

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

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吾子獨不在寡人

在存問之公聞文子答審喜之言故忿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

怨寡人怨矣所怨在親親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

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

者有居者出謂析居謂剽也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

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

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衛人侵戚能安和大臣

東鄙以林父叛故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茅氏戚東鄙

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殖綽齊人今來在衛孫蒯

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鬼也遂從衛

師敗之圍蒯感父言更還逐殖綽圍衛地雍鉏獲殖綽雍鉏孫氏

臣復愬于晉孫下晉討衛張本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

在前三月甲寅朔享于展賜之先路三命之

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物名蓋請之於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先

八邑三井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

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

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且子

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賞謂六

也邑公固于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

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政知國讓不失禮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

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為澶淵會楚子秦人侵吳及

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縣今屬安豐郡遂侵鄭五月

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麋之邑出與楚

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子公

圍共王子靈王也正於伯州犂正曲直也伯州犂曰請問

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

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戍皆非細人易別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為王

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

為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

意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戍怒抽

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莖父與

皇頡戍城麋印莖父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

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主作辭令

之以為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董父必不得受楚

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獻功

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

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如此董父可

得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

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董父傳稱子產之善六月公會晉趙

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

田正戚之封疆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

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趙武不書尊公也

罪武會公侯向戌不書後也後會期鄭先宋不失所

也如期至於是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得與會故不書晉人

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討其弑君伐孫氏也遺北

官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衛侯如晉晉人

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秋七月齊侯

鄭伯為衛侯故如晉請之晉侯燕享之晉侯

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國景

子相齊侯景子賦蓼蕭蓼蕭詩小雅言大平

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

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叔向命晉侯拜二君

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

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國

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宣其

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

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謂

執衛侯為林父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

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成

以林父故國子賦鸞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

剛馬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取

謂首為臣別有罪而衆人猶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日

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臺子展鄭子

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故唯言七

穆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弃諸

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曰弃長

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共姬與之食公見弃

也而視之尤也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惡

而婉而貌惡心順太子痤美而狠貌美而狠戾合左師

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成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

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過宋上有秋

復發傳者中間有初不言大子知之請野享

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

大子也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

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

外莫共其內伊戾為大子內師臣請往也遣

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大而

騁告公也騁馳也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

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公使

視之則信有焉有照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

也棄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

能免我以其名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

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謹也欲過期乃

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

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問之對曰君

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聞

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

玉以玉為錦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

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

宋公聞左師諛大子所以無罪而死鄭伯歸自晉請備使子西

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

懼夫敬於大國而得罪使夏謝不敏夏子君子曰善事

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初楚伍參與蔡大

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

伍舉子晉祖

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

公而亡

獲罪出奔

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

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

與食而言復故

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

聲子曰

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

平在明年

聲子通使於晉

為國通平事

還如楚令尹子木與

之語問晉故焉

故事

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

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

梓皮革自楚往也

杞梓皆木名

雖楚有材晉實用

之

言楚亡臣多在晉

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

夫謂對

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

歸生聲子名

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

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

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從之詩亡也

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詩大雅殄

盡也瘁病也

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

失善也逸書也不經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

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

刑不濫濫不敢怠解自寬暇此湯所以獲天

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恤

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是以將賞

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

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

樂不舉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

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禮

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

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

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

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繞角之

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

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楚師必遁晉人從

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

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

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

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沉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

鄭於是不敢南

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

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

不是其曲直

雍子奔晉

晉人與之鄗

鄗晉邑

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

遇於靡角之谷

在成十年八年

晉將遁矣雍子發命

於軍曰歸老幼及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

蒐乘

簡擇蒐閱

秣馬蓐食師陳焚次

次舍也焚明舍示必死

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

欲以楚知之

楚師宵潰

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

在元年

楚失東

夷子卒死之則雍子之為也

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

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

子反與子靈爭夏姬

子靈

臣而雍害其事

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

子靈奔晉

晉人與之邢

邢晉邑

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

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

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

州采

駕刺皆楚已譙國鄧縣東北有棘亭

楚罷於奔命至今為

患則子靈之為也

七年事見成

若敖之亂伯賁之

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

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

以為

謀至鄆陵之役

在成十六年

楚晨壓晉軍而陳晉

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

而已

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

若塞井夷竈城陳以當之

塞井夷竈

藥范易行以誘之

藥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

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

中行二郤必克二穆

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至任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

出穆王故

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

四萃

四面集

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

晉夷傷也吳

楚之間謂

子及死之鄭叛吳與楚失諸侯則

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

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

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

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

言楚亦不以爲意

今

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材能

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乎木懼言諸王益

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叔鳴逆之叔鳴伍舉子傳言聲

子有辭伍舉所以得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六十

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曰師不與孤不歸六

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

冬十月楚子伐鄭許為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

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楚王是故昧於一來

昧猶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逞快夫小人

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

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釁動也嗇貪也言

皆釁勇貪名之人非能為子展說不禦寇十

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南里鄭邑涉於樂氏樂氏

津門于師之梁郟城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

汜而歸於汜城下涉而後葬許靈公平靈公

後葬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

說晉而後

得免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韓

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對曰晉士起

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者

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王聞之

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阜大也傳

侯莫能如禮唯齊人城邾之歲在二十其夏

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襲

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遂襲我高魚高魚

廩丘縣有大雨自其實入雨故水介于其庫

入高魚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取魯高魚無

其義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率宣子諸侯

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率治之文子言

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

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此類

而貪之是無以為盟至也請歸之公曰諾孰

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

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經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即位通嗣

也君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

衛石惡陳孔魚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宋會者

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

九國大夫楚先晉軟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盟會常在衛上孔魚非上卿故在石惡下

衛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殺剽立衍衍今雖不以弒剽致討於大義宜追

討之故經以國討為文書名也書在宋會下從赴

衛侯之弟鱄出奔

晉

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荅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

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

大夫盟于宋

夏會之大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

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

之

今長歷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

經誤

傳

二十七年春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

以受地必周

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使烏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

餘具車徒以受封鳥餘以地來烏餘以其眾

出出受封也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為

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眾皆取其

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

失政而諸侯猶睦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

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慶封字叔孫曰豹聞之

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

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邶風曰相鼠有皮人而

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衛甯

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夫公曰

微甯子不及此及此反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

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祗成惡名止也祗適也對曰

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

二公孫衛大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無地及臣皆死公曰臣

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所殺夏免

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穀不書非

也御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

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

行行會于宋為明子鮮曰逐我者出謂魯納

我者死謂審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

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以且鱗實使之使審

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不肯及河又使

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託於木門木門

不鄉衛國而坐怒之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

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

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吾不可以

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目誓不公喪之如

稅服終身稅即總也喪服總縗裳縷細而希

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故特為此服此服無月數公與免餘邑六十

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

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臣弗敢聞且窳

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

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

貳能贊大事也贊佐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文子大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

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如晉告趙

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

財用之蠹蠹害物小國之大蓄也將或弭之

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弗許

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

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

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

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

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

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

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

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事仲

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

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
主之辭故仲尼以為多辭
戊申叔孫豹

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
須無陳文子
甲寅晉荀

盈從趙武至
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
丙辰邾

悼公至
小國故君自來
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

於晉
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
丁卯宋

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
就於陳成楚之要言
戊辰

滕成公至
亦小國君自來
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

交相見也
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
庚午向戌復於趙

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

楚之不能於秦也
不能服而使之
楚君若能使秦君

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
請齊使朝楚
壬申

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
駟傳也謁告也

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經所以不書齊秦
秋七

月戊寅左師至
從陳
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

以齊言
子哲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
庚辰子木

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
二國木夫與子大俱至

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示不背楚各處

其偏晉處北伯夙謂趙孟伯夙曰楚氛甚惡

懼難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

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辛巳將盟

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發伯州

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

諸侯望信於楚是以来服若不信是弃其所

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

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

伯州告人曰今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

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

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信亡何以及

三為明年子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

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

單盡也斃踏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

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非子之患也楚食言

思世急誤

不食言言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必莫

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欲

入宋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

地生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

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撫舉也吾庸多矣非

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

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

以敦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

二國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

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

也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

遂其小是晉楚爭先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

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

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

盟也久矣狎更也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

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也尸主子務

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

小國

主辨楚為晉細不亦可乎

欲推使楚主盟

乃先楚人

書先晉晉有信也

蓋孔子追正之

壬午宋公燕享晉

楚之大夫趙孟為客

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為客

子

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

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

之外

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不書蒙

門宋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

士

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

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祝陳馨香德足副之

或不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

尚上也

能歆

神人

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

宜其光輔吾君以為盟

主也

五君謂文襄靈成景

子木又語王曰宜昔之伯也

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

荀盈遂如楚涖盟

重結晉楚之好

鄭伯享趙孟于垂

隴

自宋還過鄭

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大叔二子石

從二子石印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

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子

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以趙孟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

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伯有賦鶉之賁賁

鶉之賁賁詩邶風衛人刺其若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我以爲君也

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况在野乎非使人

之所得聞也第簣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閭門限位人越位自謂

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召伯營之列列

征帥召伯成之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

於其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日既見君

如何子其樂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

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大叔賦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大叔喜於相遇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風曰

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趙孟曰善哉保家之

瞿言瞿瞿然顧禮儀

主也吾有望矣

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

公孫段賦桑扈

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祐趙孟曰匪交匪敖福

將焉往

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

若保是言也欲辭福

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

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

言

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

而從亡

言必先亡

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

者夫子之謂矣

魯年也為二十

文子曰其餘

從當作後

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

降

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

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謂賦蟋蟀

日好樂無荒

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

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

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

言免死之邑也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

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

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

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

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并用之廢一不可

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

也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

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

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

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

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

存我德莫大焉父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

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伐駕

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

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

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為子討

之使盧蒲擊率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

守之堞短垣使其眾居短垣內以守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

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妻東郭姜擊

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擊為崔子御至則無

矣乃縊終入於崔明夜辟諸大墓開

冢以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楚濠罷

如晉涖盟罷令尹子蕩晉侯享之將出賦既

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

也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

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

民政其焉往言政必崔氏之亂在二十申鮮

虞來奔僕貸於野以喪莊公為齊莊公冬

召之遂如楚為之尹傳言楚十一月乙亥

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謂斗

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成而在申故

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

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

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煩

此年正月建子得夏衛石惡出奔晉寤喜之

以無冰為災而書鄭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

冬齊慶封來奔崔杼之黨者酒荒淫而出

世不為知 十有一月公如楚 為宋之盟 十有二

甲寅天王崩也 靈王 乙未楚子昭卒 康王也 十

未日 誤

傳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

乎梓慎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 歲在星紀

而淫於玄枵 歲星也 星紀在丑斗牛之次 玄枵在子虛危之次 十八年晉

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 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

在玄枵滂以有時蓄陰不堪陽 時蓄無也 盛陰用

溫無冰是陰不 乘龍 蛇玄武之宿虛也 勝陽地氣發洩也 星龍歲星歲星木也

木為青龍失次出 龍宋鄭之星也 歲星本位 虛危下為蛇所乘 在東方東

方房心為宋角亢為鄭 宋鄭必饑玄枵虛中 故以龍為宋鄭之星

也 星在 枵三宿虛 枵耗名也 土虛而民耗不饑

何為 歲為宋鄭之星 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 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

夏濟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

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 陳侯蔡侯胡子沈子 楚屬也 宋盟曰晉楚

之從交相見故朝 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

晉燕國今蘄縣

三十

盟何為於晉

以宋盟陳文子曰先事後賄

也

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薦賄以副已心

小事大未獲事焉

從之如志禮也

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

雖不與盟敢

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五年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

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石惡之先石碯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傳言來朝非宋盟宋盟唯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

邦之司直

詩鄭司主也

樂喜之謂乎

樂善其小阿向

戊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逸詩恤憂也收取也

向戌之謂

乎

善向戌能知其過

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

偏喪曰寡寡特

也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

元咎棠

與東郭偃相崔氏

東郭偃姜之弟

崔成有疾

而廢之

有惡疾也

而立明成請老子崔

濟南東朝陽縣西北

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

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子曰

崔宗邑也必在宗主

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杼

成與

怒將殺之晉慶封曰夫子之身亦予所知

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

子敢以告夫子謂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

盧蒲癸癸慶封屬大夫封盧蒲癸曰彼君之

讎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

君謂齊莊公為崔杼所執崔之薄慶之厚也崔敗則慶專權他日

又告成張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

女九月庚辰崔杼崔疆殺東郭偃棠无咎於

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

免乎不免禍日其過此也往日至晉時君使子展廷

勞於東門之外而傲也廷往吾曰猶將更之今

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

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

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班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恒

有子禍為三十年蔡世子班殺其君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為

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蔡侯之如晉

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

君實親辱君謂鄭伯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

吾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來朝否子大叔

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

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也此君之

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吉奉

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

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改

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蹊涉山川蒙犯

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

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

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乎大叔

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

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

之在復震下坤上復之頤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得

頤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

道已遠
無應故凶

夫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

謂以得

朝以復

而棄其本德

不脩

復歸無所是謂迷復

失道已遠

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

快楚心

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

楚不樂十年未能恤

諸侯也

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

吾乃休吾民也

也言休息

楚不能

復為害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

鄭大

夫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怒

周楚惡之

旅次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歲星所任其國有福矣

北禍衝在南南紀朱鳥鳥尾曰帑鵠久難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

次梓慎則曰宋鄭饑裨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九月鄭

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

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

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外

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

壇

外僕掌次舍者

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

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

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

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蓄患實其德刑刑法也

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

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也急解小適大有五

惡說其罪戾自解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

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不然則重其

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

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

也無昭禍以齊慶封好田而者酒與慶舍告子孫

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為政以付舍貝以其內實遷于盧蒲

嫫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數日國遷

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

之亡人辟崔氏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慶舍

有寵妻之子之以其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

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可辨別也別姓而後

氏皆曰宗不余辟言舍欲余獨焉辟之賦詩

斷章余取言已苟欲有求於求焉惡識宗慶氏不能復顧

如賦詩章而已

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

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弑莊公癸使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為莊公報讎

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公膳日雙雞卿大夫

膳饗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

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饗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減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

謀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慶封告盧蒲癸以二子

告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

席其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子雅子尾平仲曰

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也

淺謀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歸父又焉

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

事君非佐之所能也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桓子子相

文子之子無字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

之木百車於莊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文子曰可慎

守也已善其不志於貨財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

子兆龜曰或卜攻讎敵厭其兆子之曰克

見立冬十月慶封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

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

之季慶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字乃使歸

慶嗣聞之嗣慶封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

子家慶禍作必於嘗嘗秋歸猶可及也子家

弗聽亦無悛志悛改予息曰亡矣卒而獲在

其越子息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戕殘壞

慶封得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

捷矣姜癸癸告之告欲殺姜曰夫子慎莫

之止將夫子謂癸曰諾十一

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臨祭盧蒲

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所

麻嬰為尸為祭慶侯為上獻上獻先盧蒲癸

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陳氏

鮑氏之圉人為優優俳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

甲為東且觀里俊至於魚里里名

就戮之

紀之徒亦慶氏之甲

藥子

子尾陳陳須

子尾抽栢擊扉三

栢椽也扉門闔也以栢擊

非為

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

其左肩猶援廟楹動於覺

覺屋棟

以俎壺投殺

人而後死

言其多力

遂殺慶繩麻嬰

慶繩

公懼鮑

國曰群臣為君故也

言欲尊公室非為亂

陳須無以公

歸稅服而如內宮

言公懼於外難

慶封歸遇告亂者

丁亥伐二月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

陳鮑在公所故

申克及陳于嶽

嶽里名

請戰弗許遂來

奔獻車於季武子羨澤可以鑑

光鑑形也

展莊叔

見之

魯大夫

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

穆子食慶封慶封祀祭

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祀祭遠散所祭不

共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鷓

工樂師茅鷓逸詩刺不敬

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

讓魯受慶封

奔吳吳句餘

予之朱方

句餘吳子夷朱也朱方吳邑

聚其族焉而居之

富於其舊子胥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

慶封之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

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旃之也

為昭四年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

殺慶封傳崔氏之亂喪群公子故鉏在魯

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在二十五年及慶氏

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反環也與晏

子邴殿其鄙六十邴殿齊別都以邴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弗受

子尾曰寫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

之邑足歛也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邴殿

乃足欲足歛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

不受邴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

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遷移也夫民

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

唯正德可使無黜嫚黜猶放也謂之福利利過則

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

十成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

稍致之致遷公以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

北竟釋放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

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也亂治也崔杼其有

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

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壁崔氏大壁吾獻其柩

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

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月以其棺尸崔杼於

市崔氏弑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國人猶知

之皆曰崔杼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為宋之

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

鄭伯不在楚已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熒陽宛陵

縣西有黃水西南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

必有大咎伯有不受戮必敬民之至也而棄

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鄭人不討必受其

辜濟澤之阿言薄行潦之蘋藻言賤寘諸宗

室薦宗季蘭尸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

而為之主神猶敬可弃乎為三十年鄭及漢

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

豈為一人行也昭伯叔仲帶子服惠伯曰君子有

遠慮小人從邇邇近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

也遑暇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

矣言足專任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識遠榮成伯曰遠

圖者忠也成伯榮駕駘公遂行從昭伯謀宋向戌曰我

一人之為祓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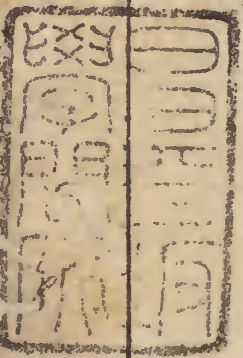
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楚屈建卒邲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哀甲之

隙不以此廢好故曰禮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

故書之以徵過也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

春秋經傳集解襄五第十八



文政年巳

